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初學記卷十八

唐　徐堅　撰

人部中

師第一（敘事）禮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

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穀梁曰魯昭公云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魏志曰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諺曰三歲擇師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孫卿子

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又曰干將鏌耶巨闕辟閭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

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事對函杖　束脩禮記曰几講問席間函杖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桓榮東嚮　王祥南面東觀漢記曰明帝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帝幸太常府令坐東東面設几杖會百官王隱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童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模範楊雄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表儀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之師也　叩鐘　鳴鼓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待問者反此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

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遷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在三　有四

崔鴻後秦録曰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孫卿子曰師有四術而傳習不與焉

主善　司成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禮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鄭玄注曰司主也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也

坐帷誦書　隅幔講禮

東觀漢記曰張奐使匈奴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

自非此毋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隅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循循　濟濟

論語顏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潘岳閒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北海　西河

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玄好學日夜討誦未嘗怠倦學徒相尋數百千人國相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義問辭歸融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其罪一也鄭玄注曰言其不稱師也

築宮　架廟

史記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授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于寶搜神記曰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師白羊公入東海琰與吳主相

聞吴主留琰乃為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四遣人往問起居或見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吴主欲學術琰以帝常多内御積月不教也

善誘 博諭

論語顔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諭能博諭然後能為師

南郭 東陵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從遊者百數王智深宋紀曰詔徵士周顒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百餘人

彦真 沉静 玄覽 純和

崔鴻前燕録曰劉讚字彦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蕤容庬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魏收後魏書曰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淳和篤信言行無擇魏初為禮經博士

聘玉帛 加金紫

江微陳留志曰婁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齎玉帛聘望為師望不受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阼加顔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賦晉潘岳閑居賦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紱明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

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詩應璩百一詩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箴晉傅玄太子少傅箴

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與性成

序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

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故拯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文不具録

蔡邕文範

先生陳仲弓碑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寛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傚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嚮戾狠恩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

交友第二敘事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

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家語曰夫内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韓詩外傳曰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内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已者死馬為知已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後漢書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

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樸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事對同心

合志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孔叢子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久敬 益親 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家語曰自季氏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

攝儀 糾德 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彈冠 結綬 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又曰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

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刎頸 **剖心** 漢書曰陳餘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解帶 **披衿** 周祗執友箴曰落落喬松邅邅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代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同生 **偕死** 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縞素恩比同生吳志曰吳範與魏滕相善交滕常有罪吳王責怒有諫處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諫得並免

兩龔 **二仲** 漢書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龔趙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

金蘭 **松竹**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周祗執友箴曰謙謙文侯友賢好學英英昭禮敦詩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

投

分

推誠 潘岳詩曰投分寄名友白首同所歸謝承後漢書曰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范巨卿為友其與友交推誠據信不負言誓

忘年　得意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文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得意見披襟注

伯牙絕絃

郢人運斤 伯牙絕絃見琴流水注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者其鼻端若蟬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

總角　撫塵 何法盛晉書曰庾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

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神交 冥契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劉義慶世說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緼結余其亡矣去後數年支遂殞歿

莫逆 忘言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又曰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尹班 荀李 東觀漢記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冥夜即徹明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時友

子高抗手 楊政把臂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

頸子高徒抗手而已東觀漢記曰揚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政因把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為朋友

詩古善哉行　月没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飡

梁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　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逆彩鷁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箴周祇文箴　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碑晉孫楚牽招碑　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因恐為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漢蔡邕貞定真父碑　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諷諫第三 敘事

白虎通曰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

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尚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又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事對

饋歎 飲歌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三歎何也同辭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曰豈有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心屬厭而已獻子遂辭梗陽人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后聖 臣直 后聖見叙事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頓首曰宜從橋上不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當車 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昌邑王賀為帝天陰七日

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禄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肅侯下車而謝之又崔鴻前秦録曰苻堅如鄴狩于西山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汙輪　折檻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于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扣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修檻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　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

樂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灞上漢書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日漸長為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卽愛寵偏於一人

三責　五失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公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禳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歲餘驕矜多過鄭方諫曰令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其失一大王檄命當使天下莫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含忍曰微吾子則終不聞孤之過也

斷鞅　攬轡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段龜龍西涼記曰呂纂馳騁游獵或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

盡言　開說

劉向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顗上疏曰非破一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犯顏　逆意

范曄後漢書曰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顗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又桓範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為諫爭

屏几改容　免冠頓首

崔鴻前涼錄曰張駿讌羣寮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即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微黄生吾不聞

過矣可謂忠之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銚期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帝嘗出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迴輿而還

賦 謝偃惟皇誡德賦

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室惟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驕力狠戾倔強忠良是弃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詩 漢韋孟諷楚元王四言詩

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宏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諫是信嗟哉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

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貴第四_{敘事}說文云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頻言貴聲如歸往之歸抱朴子曰貴游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威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戰國策曰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横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於王而欲拔者衆子必危矣史記李斯

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荀伯子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至於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暐曄六代九公不亦偉乎磊落壞奇光照六合中興丞相王公歎曰卧已後榮寵莫二為天下貴門矣事對七葉 五侯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漢書曰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髙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榮貴絶代金張 耿鄧漢書曰功臣之家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又曰金日磾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七葉内侍

何其盛也東觀漢記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遂與漢盛衰又曰鄧氏自中興後累葉貴寵莫與為比

三主 五公 東觀漢記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司馬彪漢書曰袁安桓帝初遷太尉四葉五公

許史 梁竇 漢書曰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仕為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謝承後漢書曰梁氏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東觀漢記曰章帝崩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禄勳

垂三組 佩六印 漢書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趙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史記曰蘇秦洛陽人也師於鬼谷先生後得周書陰符讀之

以出揣摩因說六國以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重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一門三后 六葉九公

謝承後漢書曰梁不疑子為頼陰侯肩子為城父侯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六葉九公見叙事

朱輪 華轂

漢書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又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

觀閣彌亘 甲第相望

張璠漢記曰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東觀漢記曰竇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竇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宮府邸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詩 晉左思詠

史詩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悠悠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齊鮑照代京洛篇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為爾一朝容梁吴均贈周興嗣詩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車紫鞚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窗下想君貴易交居然應見捨絡安贈蔡君詩疇昔同遊谷伊爾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李百藥寄楊公詩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鳴面花無隔笑歌扇不鄣聲鮑照擬古詩魯客事楚王懷金襲

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還與馬塞衢路宗黨先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富第五

叙事

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陽虎云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史記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

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春秋左氏傳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説苑曰楚王問莊辛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

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桓寬鹽鐵論曰人大富則不可以禄使尚書五福二曰富事對素封 丹穴史記曰富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願者也今有無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漢書曰寡婦清眞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焉

筭金 量玉 徐廣晉記曰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筭金帛有如不足以此獲識於時王子年拾遺記曰郭況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置衡石於其上秤量珠玉

借車子 請如願 干寶搜神記曰有周犨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勑外有以給與司録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又録異傳曰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

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所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金溝　錢井　劉義慶曰王武子移第北芒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風俗通曰河南平陰龐儉遭倉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陶白　程羅　史記曰范蠡浮海出濟變名姓止于陶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又曰白圭樂觀時變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漢書曰程鄭山東遷虜也冶鐵賈富埒卓氏又曰成都羅裒貲至巨萬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　王隱晉書曰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東觀漢記曰樊重素富閉門成市

秦鍼　魏冉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其母曰不出懼選后子奔晉其車千乘

注曰景公母弟公子鍼史記曰穰侯魏冉之富富如王家

銅山　金穴漢書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布天下東觀漢記曰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賜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其貴極也

卓鄭　猗陶史記曰卓氏因鐵冶富又曰程鄭富埒卓氏孔叢曰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頓故曰猗頓史記曰范蠡止陶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史記曰穰侯富於王家出關輜車千乘蜀志曰縻竺字子仲祖業貨殖童客萬人貲產巨萬

谷量牛馬　閣稱珠玉漢書曰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王什倍其值與之積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倮比封君烏氏縣名倮其名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郭況庭中起高閣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

漿酒　藿肉

漢書曰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賔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頌齊鮑照清河頌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山川　論梁劉孝標廣絶交論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

貧第六　叙事　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孫卿子曰貸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狎㨗也或謂之褸裂褸裂衣壞貌也音樓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蓽路藍縷謂貧也顔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

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毛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論語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曰貧而無怨難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矣

事對

六極 十盜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太公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

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舉火十盜安得富也

杼空　壁立　毛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箋云謂無他貨唯絲麻耳今盡杼軸不作也　漢書曰梁孝王薨司馬相如歸而家貧徒四壁立

圭窬　華戶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窬又左傳曰篳戶圭竇苻子曰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蓽戶不扉蓋茨不翳而高歌不輟

縕袍　裋褐　論語曰衣敝縕袍　淮南子曰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裋褐不掩形而煬竈

蓬室　棘庭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也耕蒙山之陽以雚葭為牆蓬蒿為室杞木為牀蓍艾為席　抱朴子曰洪貧無僮僕籬落頹決荊棘叢生庭宇

牛衣　蝸廬　漢書曰王章家貧常卧牛衣中　魚豢魏略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

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餒

并日而食　同衣而出

論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後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也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而出入

蓬霤　桑樞

抱朴子曰洪家貧荆棘叢於庭宇蓬蒿塞乎階霤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室桑為樞而甕為牖

枯鮒　懸鶉

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視車轍有鮒魚呼我曰君豈有升斗之水相活哉周曰諾我且游吳越令激西江之水而逆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孫卿子曰子夏家貧鶉衣懸壁

一瓢　四壁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飲崔鴻後燕録曰魏郡王高家貧徒有四壁

茅宅　蓬廬

李劭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修産業有稻田三十畝

茅宅一區張衡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戒乃迴駕乎蓬廬

坎壈

落魄 楚辭曰坎壈兮貧士失時而志不平漢書曰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

賣樵

鬻畚 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修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家貧鬻畚為事

甕牖

席門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夜耕

晝傭 陶潛搜神記曰有周暢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崔鴻後燕錄曰魏郡王高泰未飢亂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塼

歠菽

食藜 禮記曰子路曰傷哉貧也已生無以為養子曰歠菽飲水以盡其歡斯之謂孝崔鴻後燕錄曰王高泰未飢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

蓬戶

蒿牀 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掩皇甫謐高士傳曰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

牀守道不仕

賣卜　傭書

司馬彪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辟為太尉丹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弊服賣卜於市魏收後魏書曰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家貧傭書自業

雪履　塵甑

史記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司馬彪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立錐地　擔石儲

史記曰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卒敖子果窮困負薪逢優孟遂謁謂孟父素所誡言孟即為敖子談說楚王謂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曰請與婦計之三日而來曰婦言慎勿為楚相孫叔敖之為相盡忠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何足為也王遂封敖子又魏志曰華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

子桑殆病　元

安已絶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笑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絶人居喪雉兔遊其庭縣令遣户曹掾問定定已絶穀

賦

束晳貧家賦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纏而自陳有漏狄之草屋不蔽覆而受塵欲恚怒而無益徒拂鬱而獨嗔蒙乾坤之偏覆庶無財而有仁

漢揚雄逐貧賦

汝在六極投棄荒遐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爲歡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朋友道絶達官陵遲厥咎安在職爾爲之舍爾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汝休豈無他人從我

何求令汝去矣勿復久留

詩晉左思詠史詩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内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疎

宋陶潛詠貧士詩 萬族皆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寒坐外白日去不還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不掩肘藜羹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又曰仲蔚愛窮居繞屋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宋袁伯文述山貧詩 傭滁倦閭閈耕牧憊松丘製荷依露壑褰若逗霜洲鬢垂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棲性幽山可以留

梁王僧孺傷乞人詩 少年空扶轍白首竟填溝葦席何由足蔽藿不能周

自顧非好行乞且欲包羞勞君款曲問冐此殷勤酬

宋蕭璟貧士詩

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梭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脱挽輓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賤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晉張望詩

荒墟人迹稀隱僻閭鄰澗葦籬自朽損毀屋正寥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饑渴營生愈愁瘁愁來不可割

晉江逌詩

篳門不啟扉環堵滿蒿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氏子憊哉一何貧

梁朱超詠貧詩

觸途皆可試維貧獨未安窓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蒿濕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推劒與君彈

應璩雜詩

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得粟采彼北山葛簞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

魏武謠俗詩

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書

應璩與韋仲將書

夫以

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薪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戚良不可堪

又與董仲連書穀糶騰踴告求周鄰曰獲數升猶無薪可以熟之孟軻困於梁宋宣尼厄以陳蔡無以過此出蒙誚於臧獲入見謫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也

離別第七

叙事

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又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江淹別賦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者也愽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子曰敬奉教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辭於王丹丹謂遵曰子使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悦管輅别傳曰諸葛樂與輅别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事對宿濟　餞郿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又曰申伯信邁王餞于

郿浮雲 零雨李陵贈蘇武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逾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孫楚征西官屬於陟陽候祖道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牽衣 總轡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曰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參辰 弦栝李陵贈蘇武詩曰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時常相近邈若胡與秦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形影參商乖音信曠不達離合豈非常譬彼弦與栝 送南浦 造北林楚辭曰余交手兮連行送美人兮南浦曹植離友詩曰日匿景兮天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 北館 東城漢武帝與秦卓子侯家詔曰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別陸機贈馮文羆詩曰鳳駕出東城送子臨河曲登樓望峻波時逝一何速 白雲 黃鶴穆天子傳

曰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川間之蘇武贈李陵詩曰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長依依

北路　南津

曹彪答東阿王詩曰盤徑難懷抱停駕與君訣即車登北路永歎尋先轍陸雲答兄機詩曰悠遠途可極別怨會何長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

二鳧　雙鸞

蘇武別李陵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西單雌偏獨游哀吟傷生離

蘭圃　桃館

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荆州圖記曰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桃林館是餞行送歸之處

東津　西渚

酈元注水經曰壽春縣城東為長瀨津津側有才堂此亭迎送所泊也戴逵離興賦曰挾鳴琴於林下理纖綸於長浦迴餞行以越江送猗人於西渚

四鳥　三荆

家語曰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聞有哭聲

甚哀顏回曰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離悲鳴以相送哀聲有類於此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華甚茂共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異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更合

秣馬　理棹　徐幹哀別賦曰秣余馬以俟濟兮心僮恨而內盡仰深沉之喻鷂兮重增悲以傷情王彪之與諸兄弟方山別詩曰脂車總馳輪沉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歎路岐楊感悼

臨江　絕河　趙曄吳越春秋曰勾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上臨水祖送吳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絕河西與起相辭

飛鵠　翔鴻　樂府飛鵠行曰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言重自愛遠道歸來難杜摯贈毋丘荊州詩曰鵠飛舉萬里一翀蜚昊蒼翔高志難得離鴻失所望

雲乖　雨絕　張載述懷詩曰跋涉山川千里告辭楊子哭岐墨氏感絲雲乖雨絕心乎愴而郭璞詩曰君如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

翔鳬　鷺鶴　蘇武別李陵詩曰二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還故鄉曹植詩曰雙鶴俱遨遊相佚東海傍雄飛竄北翔雌逝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一方

歸雲征　鷩風散　李充送許從詩曰來若迅風歡逝如歸雲征離合理之常聚散安足驚棗腆贈石崇詩曰翕如翔雲會忽若鷩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

發軫　弭棹　陸機贈馮文羆詩曰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曰歸客逐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闋

結轍　揚舲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曰掛冠東門閭歸褐西唐足結轍塵高衢祖供懸長麓孔法生征虜亭祖王少傅詩曰若人鑒殆辱解

紱揚歸舲真感屬神慮高興襲天情事悽心相纚嬰謝靈運送雷次宗詩曰符瑞守邊楚感念悽城壕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滔

悽心　結念

卞裕詩曰余弟適東邁春戀將乖情離別信吾

援琴　擊筑

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為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以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史記曰燕太子送荊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道高漸離為之擊筑

贈言　送揖

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以帛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願終身奉之東觀漢記曰陳遵為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時變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

陟陽候　臨川亭

孫楚

西征官屬於陟陽侯祖道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荀雍臨川亭詩曰目極依春路披褐懷良辰明發戒徒御臨流餞歸人

即長衢　陵高阜

孫楚陟陽侯詩曰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卞裕送桓竟陵詩曰翰城將孰寄懷人應斯泣餞行陵高阜怡衿睦景氣

隔山河　閡丘谷

孫楚之馮翊祖道詩曰舉翮撫三秦抗我千里目念當隔山河執觴懷慘毒郭愔與從弟別詩曰乖索易為久尋離覺月促遑落隔修途窈窕閡丘谷

征虜亭

領軍府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曰韓卿辭華路趺傳知殆辱素德燭光塵玄軌芳前覺謝琨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曰苦哉遠征人將乖萃余室明偬通朝暉絲竹盛蕭瑟

一日三月　二載

千秋

毛詩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李陵與蘇武詩曰嘉會難再遇二載為千秋臨河

濯長纓念別悵阻修

掩歡緒

起離端 宋孝武帝幸中興堂餞江夏王詩曰送行悵川逝離酌偶歲陰陰雲掩歡緒江山起別心謝琨送二王在領軍府詩曰樂酒斅令辰離端起來日

賦

魏文帝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悒獨處于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終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激予中房動幃牀之晻謁對明燭而無光

梁劉孝儀歎別賦 在初歸之為慶庶因會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游校小文於搖筆比楷式於臨流止每惟於接膝行必喜於同軸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引隅阻同夕於當寐乖共飡於終食惟遠望以代歸自相思其無力

梁張纘離別賦 隅顧言於信次尚眷眷而興懷矧雲崖之遠訣抱離袖之長乖顧龍門而掩涕瞻郢路以何偕在驚禽之屢感迫徂年之將暮眺湘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邅迴而難泝猨啾啾而夜鳴鵾騷騷而曉度拊客

子兮何心能辭鄉與別故抱荃蕙之遺芳共離披於霜露

梁江淹別賦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或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卧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秋之羅霜巡丹楹而空掩撫錦幃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詩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李陵贈蘇武詩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臨蹊路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宋謝靈運相送方山詩

祇役出皇邑指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

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

宋鮑照贈別傅都曹詩 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沚邂逅兩相親同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隅頓千里追想棲宿時聲容滿心耳短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裏

齊謝朓新亭渚別范雲詩 洞庭張樂池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齊王融蕭諮議西上夜集詩 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慎容光山中殊未懌杜若空自芳

齊張融別詩 白雲山中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梁庾肩吾新亭送劉之遴詩 車轉黃山路舟纜白馬津送輪時合慿分驂各背塵常山喜臨代隴頭悲望秦欲持漢中菓還以贈征人

周王褒別王都官詩 聯綿悯流客悽愴惜離羣東西御溝

水南北會稽雲河橋兩堤絶横岐數路分山川遥不見懐袖逺相聞　周庾信答林法師詩

客行七十歳歳暮逺徂征塞雲疑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逺近爲忖長安城　江總別袁昌州詩

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歎成秋黄鵠飛飛逺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初學記卷十八

初學記卷十九

唐 徐堅 撰

人部下

美丈夫第一 叙事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爾雅曰美士為彥暀暀皇皇穆穆美也論語曰堂堂乎張也注云言子張儀容盛左傳稱公子鮑美而艷登徒子賦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云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

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吳志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明語
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
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潘安仁
至美每行於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晉書王濛字仲
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
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悦之爭遺之帽漢書曰張蒼
肥白如瓠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後漢馬援眉目
若畫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

又膚清衛叔寶神清又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又王澄謂王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秀又漢書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晉裴楷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事對乘羊車　執麈尾衛玠別傳曰玠在齠齓中乘羊車於洛陽市舉市咸曰誰家玉人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而無別　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衛玠別傳曰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烱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　班伯甚麗　何晏絶美漢書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名見晏昵殿中容

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漢書曰陳平美色漢王曰平雖丈夫美如冠玉耳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平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號董君

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 異苑曰鄱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宋王曰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墻三年窺臣臣至今未許

龍章鳳姿 凝脂點漆 嵇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木形骸不自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語林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宋鮑美豔 孫

桓聰明見叙事中 宋明等珪璧 何晏若神仙王智深宋記曰宋明帝諱彧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何晏事見上

行陳沉炯長安少年行 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鷰劒鍔似舒蓮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道邊三老翁顏鬢似衰蓬自言生漢代少小見豪雄五侯俱日拜七貴各論功建章連北闕複道應南宮太后居長樂天子出回中玉輦迎飛鷰金山賞鄧通一朝復一日忽見市朝空扶桑無復海崑山倒向東少年何暇問頹齡遇福終子孫冥滅盡鄉閭不復通淚盡眼方暗髀傷耳自聾杖策尋遺老歌嘯詠悲翁遭隨令有遇非敢訪童蒙

美婦人第二叙事

毛詩注云美女為媛何承天纂文云孚瑜美色也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烏見之高飛左傳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又宋孔父嘉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事對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南威 西子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

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楚娃　宋豔　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為娃揚雄方言曰宋衛晉鄭之間美色曰豔

絳樹　青琴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冶閑都麗靚粧刻飾

巫峽　洛川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乎揚林流眄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高唐　下蔡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澤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阮籍詩二妃游江濵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玉佩婉孌有芬芳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翠翰眉　蟬翼鬢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崔豹古今注魏文

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皆日夜在側瓊樹始製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號曰蟬鬢

束素腰　横波曰

宋玉登徒子賦曰臣東家之子眉如翠羽腰如束素傳毅舞賦曰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横波

賦

宋玉高唐賦并序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對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

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相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

年於茲矣臣棄而弗許離宮閒館寂寞重虛門閣晝掩暧若仙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魏曹植洛神賦

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被羅衣

之璀粲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彩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丹脣以徐言陳文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宋謝靈運江妃賦

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飆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珠以申贈覿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

眇邁眺霄際而告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凝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詩

古詩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自云倡家女嫁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晉阮籍詩

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鬢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又詩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玉佩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束腸感激生愛思萱草樹蘭房

歌

漢李延年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晉傅玄歌

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雙翠羽明眸發清光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巧笑露歡靨眾媚不可詳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

篇魏曹植美女篇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閒柔條芬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頭上金雀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盻遺光彩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行古樂府陌上桑行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鈎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裾紫綺為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幞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鉏來歸相喜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宋鮑照堂上行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成對姮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意厚薄又聽聲相過

醜人第三叙事釋名曰醜臭也穢也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尚書洪範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發蒙記曰醜男[illegible]茂醜女離春廣雅曰仳倠媒婄儓[illegible]頼須嗚睢頦顝顛醜也仳鼻之反倠火遺反媒音陪儓音臺[illegible]蒲比反頼丈反睢音佳頦古來反顝音骨顛音欺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曰狂且狂醜之人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孫卿子曰衞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秦相蔡澤欽頤折頞晉書左思貌醜而口訥何承天纂文曰嫫母

醜人也列女傳曰齊孤逐女其狀甚惡又齊宿留女項有大瘤梁鴻之妻孟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臼事對短足

銳頭　崔鴻前秦録曰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為大頭龍驤劉謐之龎郎賦曰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四起

欽頭　推顙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彦祖欽頭折頞貌甚醜母不欲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舉之吕氏春秋陳有惡人曰敦洽犨眉推顙色如漆也

承宫　管輅　後漢書曰承宫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見宫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貌醜不可以示遠人魏志曰管輅容貌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

孫秀　駘他　晉書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

人焉曰哀駘他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
於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
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名
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子羔貌惡 伯倫形陋

家語曰高
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子
之門仕為郕宰梁祚魏國統文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
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
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支離隱頤 夏禹長頸

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管
在上兩髀為脇也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
矣天下
獨賢之

鵰鶚 嫫母

焦贛易林復之蒙曰鵰鶚娶妻深
目窈手折腰不媚與伯相負何承
天纂文曰嫫母醜
人也黃帝愛幸

誕女 亮妻

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
女入室言語始文王語
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髣髴彥
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習鑿齒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

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須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馬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謗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

印鼻　宿瘤

劉向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宣王納之為后又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孤逐　厚送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

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女果醜肚一作吐

惠妃 允婦

王隱晉書曰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裾裾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勃屑 羆廉

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又楚辭曰珪璋雜於甑室羆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賦

劉謐之羆郎賦

坐上諸君子各子各明君耳聽我作文章

朱彥時黑兒賦

世有非常人實惟彼說此河南事詞汎不具載

玄士稟茲至緇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驪牛騣立如烏牛跱怒如鶻鴿鬬樂似鸝鶵喜云云詞汎不具載

劉思真醜婦賦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鬐樓鼻兩眼𩑶一文切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掃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闊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粧頰如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傳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臨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皴可容箸熟視令人嘔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牛語反脣歷齒旁行傴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

長人第四叙事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

之人長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帝王世紀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長九尺三寸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

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践龜虵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

飲酒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事對腰十圍　跡六尺晉書曰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産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見襄武　出蓬萊魏志曰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黄巾漢書曰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曰巨無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照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旗載詣闕卧則枕股　眉見軾骨專車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國語曰吴代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吴子使問仲尼仲

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長狄五丈 千秋八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漢書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乃名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美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 袁宏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後漢書趙壹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偉恃才傲物為鄉曲所擯

海釣巨鼇 河流大屐 列子曰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鼇戴五山龍伯國有大人釣六鼇合負而歸因灼其骨帝怒減龍伯之國祖沖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滿坂津監冦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巨覇枕股

申香拂益 巨霸已見上三十國春秋置左右鎮郎及拂益郎中香為拂益郎長一丈九尺

十丈極數 國語曰人之長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三馬事見出蓬萊注

三馬不勝

林父千里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郭子橫洞冥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胷手足各三指

支提三丈

賦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霓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攙搶以為旌兮靡屈虹以為綢江杳眇以泫泫兮猋風涌而雲浮

讚 晉郭璞長臂國讚 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短人第五 叙事

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方言曰侏儒短人也𪕃昨啓切 𦥲蒲楷切 短也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婁護為人短小精辯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頴川張仲師長二尺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拾遺記曰員嶠中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

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事對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敗我於邾家語曰高柴字子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優旃 蔡義 史記曰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之漢書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楚葉公 齊晏子 孫卿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將若不勝衣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奉使楚楚為小門晏子不入曰使狗國即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狗門入也蔡賦巴馬 郭

讚諍人蔡邕短人賦曰巴巔馬兮柙下狗郭璞讚曰僬僥極麼諍人又小諍音淨王敬端方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益部雜記曰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張松放蕩操婁護精辯巖延敏捷並見叙事中巨靈七寸陀移三尺並見叙事中西海畏鵠東方給騶東方朔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唯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漢書曰東方朔給騶侏儒曰帝以若曹無益於縣官令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賦

漢蔡邕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公劣厥僂窶嚧噴怒語與人相距矇眛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恐忌

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雄荆雞兮鷺鷥鶺鴒鵁鶄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蝍蛆𧌒如蒴中蛹兮蠢蠕䗽蛸蝤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獘鑿頭兮斷柯斧䩉䩥鼓兮補履樸脫椎柄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讚 郭璞僬僥讚 僬僥極麼竫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

奴婢第六 叙事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贓者被贓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方言曰臧甬音勇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山并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

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又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謂奴婢之賤稱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廝皆謂之娠女廝婦人給使者史記曰季布為朱家鈐奴欒布為人所略賣為奴衛青為侯家奴漢書曰王莽時匈奴侵冦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形色長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生烈宗又裴秀之母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賓

客滿座乃令秀母親下食於衆賓衆賓見並拜之事對

周奚 晉隸 周禮曰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古傳曰裴豹隸也杜預注曰犯罪没官為奴

遺賈 賜光 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於是陳平遂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漢書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賞賜前後奴婢百七十人

鄭泥中 龐竈下 劉義慶說苑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風俗通曰河南龐儉少遇亂失父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有婚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妻也使驗問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語曰盧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陳餘地 吳谷利 應劭

風俗通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菖頭餘地年七十工書疏江表傳曰谷利吳大奴也 翻羹污衣 覆酒就杖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畧夫人欲試寬意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羹爛汝手劉向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拔劍斷席 平頭提箱 史記曰任安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坐古詩曰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箱 沈當閙耕 劉使執杼 沈約宋書曰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君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

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代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劉謐之與天公牋曰在於建寧之邑始得數年相暹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翟青代死 杜墓更生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殺素後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為賊復殺之于寶搜神記曰晉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而婢尚生云始如眠有頃漸覺問之自謂一再宿初埋之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胡婢善射 夷奴斫石

三輔決錄曰金禕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請之從役也林邑記曰范文夷師父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為國王

賦

後漢蔡邕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

歎茲窈窕產于畢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縱横接髮葉如低葵綺袖丹裳躡蹈絲扉盤姍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脣都冶嫵媚卓躒多姿精惠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頽昕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

張子並誚青衣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罔可華何必棘次醴泉可飲何必洿泥隨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鶵啄鼠何異乎鷃歷觀今古禍福之階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載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晉獲驪戎斃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絶祀叔肸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餕已黄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

姜詔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豔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蠏行索妃旁行求偶昏姻無媒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巷請諸靈僻邪當主多乞少出銅瓦鐵柱積縉累億皆來集聚婍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婿尚為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

詩　劉夷道詠死奴詩

丹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長作林

篇　喬知之綠珠篇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戕喬道

元與天公牋奴曰髙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厭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筲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傖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城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麞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辭

漢王褒責髯奴辭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緑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顔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芊芊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鬵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顥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秃痒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傖囁穰擩膉與塵為

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御其形骸瀨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約 漢王褒

僮約 蜀郡王子泉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音髀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汲水酪佐䤈音俎醾音莫織履作麁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

鼈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音飼）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堤杜疆落桑披稜種瓜作（音昨）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慧（音衛）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音甫）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斮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具餔已而盖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稜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牛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罵日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礨（罪力）切石薄岸治舍盖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

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音佇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吃嘗大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此文相傳多誤庶不遺漏

初學記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陳日華

欽定四庫全書

初學記卷二十

唐 徐堅 撰

政理部

赦第一 敘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案虞書眚災肆赦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論語曰有罪不敢赦是也漢舊儀云踐阼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

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厩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又荀悦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故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

疽之礦石也又王符潛夫論云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史記莊生謂楚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怨楚王將為赦又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又風角書春甲寅風起從甲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事對作解 在宥周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理有天下哉

呂蒙病 王猛疾韋昭吳書曰呂蒙病發孫權迎置內殿夜不能寐病中有瘳為下赦令崔鴻前秦録曰王猛疾病未瘳苻堅大赦殊死以下

雲出 風來黃雲四出見叙事中風角

書曰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巳上來有大赦

過市　入關

周禮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遊京師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准的黨錮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矣即入關乃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動籥　鳴條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擊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翼奉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為大赦期在六十日

大恩　小惠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罪死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常璩華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

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不論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政

躬耕 親政 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初立籍田丁亥上帥群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吳志曰孫亮太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南郊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群神大赦天下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南郊大赦天下

河塞 湖開 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道過徒又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擁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銀印 玉璽 吳志曰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崔鴻前趙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歸

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天下改年

升臺　設壇

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十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辛太極殿前大赦天下

神光　芳氣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祀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黃金祭祀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度奉郊祀燔柴既饗芳氣清穆其赦天下令咸侍自新

鶴留　鸞舉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又詔曰嘉瑞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

甘露降　景星見

漢書曰宣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蜀志曰後主景耀元年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　惟漢之十一年四

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更始亹亹乎思升平之道也寔就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包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幾夕虔敬而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天下所以創太平之迹云云又曰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蓂莢於階庭抑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詩 唐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

聖人宥天下幽蔀動圜扉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龍僮西上鼓振迅廣場雞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又答寗愛州報赦詩

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怜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詔 梁沈約南郊赦詔

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璣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

從恩崇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

賞賜第二

叙事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見鄭玄禮記注惠也見何晏論語注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又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恤人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賜珪瓚然後鬯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賞賜之義

事對

萬畝　千鍾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鄭歌者三人賜之田萬畝家語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

金鉤　玉玦　東觀漢記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珮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駮犀玉具綬珮刀紫艾綬玉玦

紫綬　青裘　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為安帝所寵賜紫艾綬葛洪西京雜記曰成帝好為蹴踘群臣以蹴踘勞體非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

子夫得入宮幸上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武帝於是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魏志曰明帝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疎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鉅萬

甘田　蘇宅　史記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漢書曰蘇武初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寢遠孫心慘愴令以光烈皇后假紒帛巾衣各一篋遺王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曹植表稱詔曰皇帝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氏諸帝積貯衣被使敗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將令以十三種賜王

雙璧　千金　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

明德 **計功**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玉壺 **金笥** 玉壺已見玉玦注中張衡綬笥銘序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綬金笥為作銘曰懿矣茲笥爰藏寶神金纓組屣文章日信

金刀 **珠劍** 謝承後漢書曰武陵五溪蠻夷作難詔遣車騎將軍馮緄南征緄表應奉金錯刀一具沈約宋書曰太宗為徐州刺史昭太后賜以火珠鹿盧劍

受北國 **啟南陽** 毛詩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注韓侯入覲宣王使復其先祖之舊職錫以追貊受北方之國也左傳曰晉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汝南帛 **遼東錢** 漢書曰宣帝詔曰廼

者鳳皇集新蔡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東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无儲副世祖嘉其功賜錢百萬

詩唐太宗文武聖皇帝賜房玄齡詩太液仙舟迴西園隱上才未曉征車度雞鳴關早開又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昏日辨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隋許善心奉和賜詩帝道爵升平天文預覩象茲生荷花育博施多含養正始振皇風端居留春想夕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溫樹貴不言允艱殷無爽

制唐中宗孝和皇帝賞張仁愿制朕聞將帥興功本期於邦國帝王懸賞用答於疇庸持節朔方道大總管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器宇端雅風神秀傑謀韜玉帳寄重金壇故得累司文武歷參邊鎮薊門作牧既無東顧之憂榆塞總兵方釋北乘之慮而乃躬先士卒負土築城横却月於天街劃長雲於地脉宜懋河山之賞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公

賜物三百段及衣裳一副又賜成王千里衣物勑晝巡周衛夜警巖廊既曰爪牙實稱心腹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聲高沛獻德邁二南以磐石之崇班當執金之重寄察姦無對討猾若神固以威動千廬勤宣五校近者衙仗之內輙有詐偽之人曾不斯須遽令擒獲能官之目久已馳方稱職之名從茲着號可賜衣一副兼賜物一百段

貢獻第三叙事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玄注獻進也又曰獻禽以祭社鄭玄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毛詩箋云獻奉也案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

於篚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豫州厥貢漆枲絺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兖州厥篚織文青州厥篚檿絲徐州厥篚玄纖縞揚州厥

篚織貝荆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揚州錫貢厥包橘柚豫州錫貢磬錯荆州納錫大龜是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記曰獻車馬執綏獻馬者執靮獻人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制也事對紈牛文馬周書成王時西夷貢獻卜盧紈牛紈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今盧水是也東

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江龜　海貝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珠珍大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貨

青帶　白環　魚豢魏畧曰漢陽嘉三年踈勒國王獻西海青石帶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火鼠　冰蠶　魏志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王子年拾遺記曰冰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蔗一節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彩色餘縣所出無一節數十碎郡以獻御

梨三箱

魏武帝嘗為兖州牧上書曰山陽郡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丹砂 **玄玉** 周書曰成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靈黿陰谷玄玉鄭玄注所貢物

白鷳 **丹鵲** 葛洪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鷳各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者王子年拾遺記曰塗脩國獻青鳥丹鵲各一雄一雌

然芳苡 **置蔓苔**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閣上然芳苡燈此草形如麻奔盧國來獻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棃國貢蔓苔色如金縈叢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桴苡 **荃蘼**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亦西戎之別食桴苡即有身郭子橫洞冥記曰光和元年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

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紈也握之一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芬馥也

香橘　文瓜　楊孚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有美味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華橘

古黄馬　兹白牛　周書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曰古黄之乘孔鼂注曰犬戎西戎之遠者又成王時大夏獻兹白牛兹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孔鼂注曰大夏西北戎也

合枝李　同心棃　葛洪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又叚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敦煌大守宋歆獻同心棃

吉光裘　昆吾劒　東方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裘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刀切玉如切泥

紫玉壺　青金鏡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林邑王

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水玉即水精也郭子横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

詔

梁沈約**酬荆雍義士獻物者詔**　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磬產同致厥誠言稔一槩思有所酬其雄荆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褐報

中宗孝和皇帝**斷進獻奇巧制**　朕疑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蒿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纂運佩日披圖希齊鶩飲之年顧躡鶉居之代漢文提舄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頃為皇符肇建寶廟初登眷彼王公多為進奉莫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蘂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鄖閈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蠧害非輕言

念於茲深無所謂即宜懲華勿至因循

薦舉第四敘事大戴禮記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爵地俱削盡也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為諸侯貢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

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招故聘之也周官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謂使人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課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材異等輒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三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又命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并令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命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國學高第自此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

薦舉之制事對登庸　亮采尚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又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薦白屋　揚紫庭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此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劉琨薦任尤文曰伏見别駕從事任尤識量簡大執心貞固使琨得對揚紫庭必能撫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以弘急賢之義　方正　孝廉漢書武帝詔曰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之士又武帝詔曰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　齋函　投板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齋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黄穆字子

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内出則卧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利賔充賦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漢書鼂錯策曰下臣充賦

翹車賁帛 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尸子曰堯有建善之旌漢書曰以安車蒲輪徵枚乘易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

弓旌蒲帛 並見上注

舉直諫進奇謀 漢書曰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又曰魏無知既進陳平漢王以為亞將絳侯說之云盜嫂受金漢王疑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薦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耳盜嫂受金安足疑也

貢天朝薦宰相 虞預晉書

曰何楨字元幹為弘農郡守有揚囂生為縣吏楨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趙穆別傳曰汲郡修武趙君年三十七四薦宰相不就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為四科之貢宜盡國美遂扶輿激喻以光歲貢

式百寮 化九服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陳忠上疏薦劉愷曰伏見前司徒劉愷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進退有度百寮景式海內歸懷又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桓溫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植彩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丹墀珥筆 紫宮論道 杜預舉賢良方正表曰案蘇贊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陸雲薦張贍文曰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綜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增暉日月 垂光虹蜺 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

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

詩梁劉溉等儀賢堂監策秀才連句詩

雄州試異等揚庭乃專對顧學類括羽奇文若錦繢劉溉滋蘭成秀畹照車光赤琲攝官惡瞽帶疲痾謝名輩盧舜乙奏飲餘列甲科光往載深奇無絕蹤孫董有遺槩伏挺春風涵宛轉遲光乍明昧列秀繼中筵群才盛皇代王瑩如綸疾影響裁蒲啟矇昧雕龍既已彰青紫行當佩王顒褎然既玉響高粱亦蘭綷廣川良易追淄水非難配貢士光相門搜賢盡幽塞善說理無窮借書心靡悔來彥名東西翼亮更出內康哉信在今伊余事耕耒詔梁任昉求

薦士詔

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贊雍熙歷聽

九功物色與皂而白駒盈谷萇楚未刈是以臨朝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副朕急賢之意

隋江總舉士詔

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恭承鴻緒未明虛已日旰增懷百揆多秦四聰弗達思聞謇諤採其默語王公已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聽覽佇茲啓沃

表

沈約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推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城主簿胡元秀早歲駈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獲敵却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昧妄輕言伏懷悚懼

奉使第五

敘事

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

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賔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毛詩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又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祕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此奉使之

事也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行人也行人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注曰行人掌使之官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一曰報命亦曰歸報

事對

天節　皇華韓楊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即使忠正皇華見叙事

執圭　持斧禮記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漢書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群起拜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

埋輪　攬轡司馬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張綱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尹不疑十五事書奏御京師震悚又曰冀州饑荒乃以范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焉

獻節　張旌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焉荅曰寡君得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

君不腆先君之弊器而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蜀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即日張旌語衆各自約誓國有典制慢或有違幸必斯誨示其所宜

謁關　移候　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旜誓乃謁關人鄭玄注曰謁告也蜀志曰陳震奉使入吳賀孫權踐祚入吳界移關候云云

展幣　饗圭　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又曰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答拜又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賓襲執圭鄭玄注云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為相致敬也

河源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云云又天子巡邊至朔方使郭吉告單于單于怒遷吉北海上

赤帷　白蓋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五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

道五百矟弩十二人又曰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從騶騎四十人

奉璧 拭圭

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又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玄注賓使者拭清之也

遺鴻 獻鵠

魯連子曰展无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滬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无所不敢劉向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侯無擇行道失之後獻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

受命 從宜

儀禮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禮記曰使從宜禮從俗

受圭 還玉

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繅以命又曰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受圭退負右旁南立

星飛斗 風入律

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匈奴單于雕陶莫皐死遣中郎將楊興使匈奴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来獻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捜奇藴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於今十三年矣

賦

隋江總辭行李賦

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乎開闢垂恩賠祉歷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弇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款塞諸戎重譯韜軒廵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珽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彤文於四始顧偲偘於罕志奉朝章於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費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憶千秋之畫地顧自勵而飲水揆無庸而寀㬪嗟負恩之無力每若寘於蓼棘倏辭東平之樂善再践承明而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蹤寧辭一錢之不直琮無期於鴻漸念有似於蟬翼荷德澤之霈然鑒丹悉之匪飾慙借譽於琵柱免長徑於蕊極

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懃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户狎仲憲之桑樞徒悦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為愚耻矯名於周客寧監響於齊竽奉棲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污

詩

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

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隣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旝玉帛陳皇華榮受命垂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儀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

大國修聘禮親隣自此敦張旝事原隰負扆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日欣此言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

欲祭西門眷然唯此別夙期幸共存

隋虞茂在南接北使詩　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葢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當篤紵衣

書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足践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氈鄉雜種單化願慕中國而毳幙難淹酪漿易猒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外徼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少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假第六　敘事

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

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
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
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
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
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内者疾病申延
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
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事對賜

告

分休 賜告見敘事王威別傳曰威少為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不限廝役戰長以聞威因陳事得署州吏大蜡分休

荷擔

杖策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 謝承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贍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離兵

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季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大將軍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晉起

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

劉義慶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興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急出過詣王子敬車求去王問何以忩忩車荅曰興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而還宋書曰王敬弘子恢之為祕書郎恢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輙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造渚　還都

張瑩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鄧粲晉紀曰郭璞為王敦參軍知敦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為名及至建康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卦卦成彝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

詩

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　薄遊第從告思閑顧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段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鷯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頓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仍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約休沐寄懷詩

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階墀幸自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節抽憑軒搴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遠北樓送日隱層閣引月入輕幬爨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為誰留

隋江總休沐山庭詩

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橫近澗危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文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葉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闕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闕賓虧恒典恩

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輙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益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輙下禁止

醫第七事叙

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帝王世記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周官曰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酸削也

首疾頭病以五穀五藥養其病養猶治也以五色五氣五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叅之以五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又曰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

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脉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温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事對六技　四家　范曄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

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王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為太醫丞劉歆七略曰論方技為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

九折 十全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切脈 攻理 史記曰扁鵲謂虢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袁淮正論曰良醫療病攻於腠理

高手 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鴻術 郭璞巫咸山賦序曰蓋巫咸者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含血 舐痔 韓子曰醫蓋吮人之腸含人之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

出虵 走獺 華佗別傳曰河內太守劉勲女若左膝裏瘡痒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虵者

從瘡中出長三尺又劉敬叔異苑曰廣陵下廟宋元嘉中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來女魅惑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出

四難 三折 范曄後漢書曰郭玉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用不任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孔叢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瘳齊列大夫並獻攻療之方據弟子曰梁丘已療矣而騶獻方欲梁丘復有虺害乎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為醫梁丘慮有與之同病者問方故衆人言方耳

湔腸滌臓 解顱理腦 史記曰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浣腸胃漱滌五臓又抱朴子曰淳于解顱而理腦

穿胃納餅 刮骨去毒 抱朴子曰文摯愆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胃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能

若是蜀志曰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詩　宋鮑照過銅山掘黄精詩

玉肪閟中經水芝韜内籍寳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歷矧蓄終古情重掩烟霧迹半角凄斷雲樹口流瀊石銅溪晝森沉乳竇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壁踐踐寒葉離潨潨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仁愛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大布山詩

我本此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莖日澗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蠲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故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芨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梁江淹採石上菖蒲詩

瑶琴久蕪没金鏡廢不看不見空閨裏縱横秋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檝泛春瀾竇赤烱流綺水渌桂含丹憑酒意未悦半景方自歎每為

憂見及杜若詎能覧異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讃

宋王微茯苓讃

皓苓下居披紛上薈中狀雞鳬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讃

疏波漉浸徒謂範常沉靈祕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讃

阿鹿績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酡貌定仙人知竭日胡不陰年

又黃連讃

黃連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梁簡文帝勸醫文

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縣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慾乖節故瘧寒痟暑致弊不同代斧爛腸推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驗人之詠彭殤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虢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

斗靡録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傍簫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病者分而理之歳終則各書其所以入于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賽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軸未常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痾興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暫止河魚之腹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玄都揚已名於緑籍其可得乎

卜第八 叙事

元命苞曰古司怪主卜世本曰巫咸作筮禮記曰龜為卜蓍為筮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蓍之言耆也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

禽獸草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為分四部若易之三篇凡卜視高揚火以事作龜致其墨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

辨吉凶巫皆讀為筮字之誤也更為遷都邑也又禮記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故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也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事對握粟　操金毛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鄭玄注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民仍有

獄訟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善戰國策曰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鄒忌以告公孫閈閈使人操十金而卜於市曰我田忌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捕卜者而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三兆 六龜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六龜見敘事

供燋 揚火 周禮菙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杜子春注曰燋讀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揚火見敘事

神諗 象告 陳琳大荒賦曰假龜筮以貞吉問神諗以休祥易曰八卦以象告韓康伯注曰以象告人吉凶

大橫 小數 史記曰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計未定卜之龜兆云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后以光抱朴子曰卜者小數希福者謂知來之妙

龜猒 筮瀆 毛詩曰我龜既猒不我告猷鄭玄注卜筮數而瀆龜龜靈猒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穆言雖得兆繇不中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卜 **枚占** 尚書曰武王有疾不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歸藏曰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也

孔愀　顏笑 家語曰孔子嘗自著而卦得賁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斷波傳曰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代陳　獲晉 左傳曰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其代陳有國乎又曰泰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言

法天地　敬鬼神 史記曰卜法天地象四時禮記曰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

齊小大　差尊卑 易曰齊小大者存乎卦韓康伯注曰卦有小大也齊猶言辨也周禮圖曰大夫已上事卜且筮

士則但筮尊卑之差筮短龜長陽奇陰耦左傳曰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筮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而陰卦耦

刑罰第九敘事

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侀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詈刀守詈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見尚書大傳故白虎通曰五帝

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一云以畫跪當黥草纓當劓以履扉當刖以艾韠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刑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義也見慎子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見國語故尚書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

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至秦用商鞅又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鑿顚抽脅鑊烹之法見漢書益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見桓範世要論

事對

明罰 致刑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五辭 三讓尚書曰兩造備具師聽五辭周禮秋官曰凡民有邪惡者三讓而罰

折獄 要囚折獄見致刑注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孔安國注云要因謂其要辭以折獄也

天罰 國刑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 周禮曰五刑五曰國刑 甲兵 鞭策 國語曰臧文仲言僖公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白虎通曰五刑五帝之鞭策也 六典 三章 周禮曰大司寇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 約法 省刑 約法見三章注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省刑罰也 弃灰 救火 韓子曰殷之法弃灰於街者刑子貢以重問之仲尼仲尼曰弃灰於街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相殺然則雖刑之可也又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趣救火者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而下令曰不救火者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 刑書 政典 尚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又曰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

安國曰政典夏后氏為政之典 熛電 積陰 詩含神霧曰熛熛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太暴

故震電驚人使天下不安漢書董仲舒云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生育養長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虛

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也 赤衣 丹筆 漢名臣奏事曰唐林云秦設重刑而

群盜盈山赤衣半道謝承後漢書曰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

罪 明察 平反 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公平明察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

行得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云多所平反其母乃喜也 晝斷 秋讞 漢書

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治書漢書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刑獄號平反也 樹槐 叢棘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

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愧之言歸也情見歸實周易曰習坎上六云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弼注曰險峭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

詩

虞世南

賦得慎罰詩

帝圖光往冊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愍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歡然仰頌聲

詔

梁沈約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蒭嚮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沉浮靡陋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刑政倫擬幽遠不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

可申採大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早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詈囚乃永歲月非所以弃瑕録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内外群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又降死罪詔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技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猶闕蕃屏言念弓韣不能忘懷第三子始有盤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單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囚第十 叙事

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為口守人此其象也尚書曰因奴正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

詩曰在泮獻囚周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玄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事對

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繫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感其應令籥動也漢書曰有勾圜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詩含神霧云杓為天獄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時也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史記趙高案問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仰上天而歎息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

夏挺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玄注挺寬也謝承後漢書曰會稽盛吉為廷尉時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而決其罪

就格　促械　華嶠後漢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魚豢魏略曰賈逵

為丞相主簿魏王欲征吳逵諫王怒付獄吏不即著械逵曰促著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遣人來察著械適訖果遣人視之

關三木 入五刑

漢書曰司馬遷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注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罪

係徽纆 拘囹圄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弼注曰險峭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行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市死者以日為短

解史慈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為山越所執孫策躬自解縛捉其手曰寧釋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與卿共之虞預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棠邑令縣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聞之號泣獄中意為悽愴出廣見之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還獄

也　至冬　休臘至冬見冬決注中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淄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輙休遣囚各歸家囚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石室　金墉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吳王疾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入言吳王乃見越王也晉雜事曰齊王冏舉義兵囚越王倫父子五人于金墉城　內宮　永巷孔衍春秋後語曰秦穆公將囚三人因於內宮漢書曰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流星入昴　澍雨還宮韓楊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有繫囚者東觀漢記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録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　竹囚　梧象晏子春秋曰景公樹竹令吏守之有斬竹者公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君人者寛惠慈衆公令出斬竹之囚王充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之象囚形鑿地為牀卧木囚其中罪正者不動冤

者木自動出

詩 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 窮達雖有命通亡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厚顏羞朋友因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汜方違盛明代永向幽衆裏况當此春節物候鶯田里桃蹊日影亂柳逕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耻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已

制 唐中宗孝和皇帝慮囚制 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由来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傲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爰軫泣辜之念将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究仍示小懲之誠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具為條例聞奏

獄第十一 叙事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

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案急就章咎繇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又詩曰宜犴宜獄韓詩外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事對囹圄狴牢周圜見敘事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屬杓 象斗 漢書曰勾圜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春秋元命苞曰為獄
圜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也 東市 北寺 衛宏漢書儀曰東市獄屬京兆尹司
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黄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
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掖廷 郡邸 史記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脫
簪珥叩頭帝曰引去送掖廷獄衛宏漢書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也 見螻 夢
蟻 劉義慶幽明録曰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
神能活我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間其大如豚及意報
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為大孔因破械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東無疑齊諧曰吳富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

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垂死使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劫盜橫録昭之為劫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因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春省 秋繕 禮記曰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玄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令之獄矣

上書 注史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頌崔鴻後趙録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不留 勿擾 周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刑罰而不留獄史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星牢

天獄 天文要集曰貫索明貴人出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圜扉 平砥 周禮曰若無節則惟圜土內之鄭玄注曰圜土獄城也江淹上建平王書曰抱痛圜門含憤獄戶又王融曲水詩序曰鞠茂草於圜扉衛展陳謗言表曰謗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謗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

中都官 未央廄 司馬彪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獄頭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衛宏漢舊儀曰未央廄獄主理大廄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辱安國 史記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因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則溺之

黄霸受經 杜篤為

誅 漢書曰夏侯勝為義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不息 范曄後漢書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令遊從數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曰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也

仰天

望氣 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悲夫不道之君何為計哉 漢書曰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澤上有風 山下有火 周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詩

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 叔夜紘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縶與幽泉

駱賓王獄中書情通簡知己詩 昔歲逢揚意觀光貴楚材宂疑丹鳳起場

似白駒來一命淪驕餌三緘慎禍胎不言勞倚伏忽此際邅迴驄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絶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揆畫慙周道端憂滯夏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穽方摇尾迷津遽易回閶扉長寂寂踈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黄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户未驚雷霜歌蒯猶眇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寃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甫臥龍才有氣還衝斗無時會鑿坏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沈佺期幽繫詩

吾憐曾家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君王惑讒欺萋斐離骨肉含悅興此辭

又詩

昔日公冶長無罪遺縲紲聖人降凡子古來歎獨絶我無毫髮瑕苦心懷冰雪今代多秀才誰能繼明轍

初學記卷二十